大事年表摘要(1621~1923)

天啓元年(1621)	顏、鄭集團登陸北港，入墾笨北港及外九莊。
永曆初年(1650)	泉州人許友儀等入墾笨南港。
康熙33年(1694)	樹壁僧奉媽祖神像蒞臨笨港。
康熙39年(1700)	笨港及外九莊居民合建天妃宮，延請樹壁任住持。
雍正10年(1732)	笨港設分縣，衙署初置於磚仔窯。
乾隆 4年(1739)	笨港三郊合資創建水仙宮。
乾隆25年(1760)	朝天宮僧岐衍往諸羅城住持溫陵廟。
乾隆30年(1765)	陳姓居民合祀開彰聖王陳元光。
乾隆39年(1774)	薛肇嬪蒞任縣丞，與貢生陳瑞玉等重興朝天宮，翌年立碑。
乾隆47年(1782)	彰化地區漳泉械鬥，笨港亦受感染；年底平復，恢復交易，共敦和好。
乾隆52年(1789)	林爽文起事，北街義勇死108人，翌年合祀義民祠。
乾隆56年(1793)	南街居民合建南壇。
嘉慶 2年(1797)	笨溪泛濫，南港部分居民遷往蘇園寮。朝天宮地勢高亢，未受波及。
嘉慶 5年(1800)	笨北街倡建北壇，以供暫厝亡靈。
嘉慶 8年(1803)	朝天宮東方水堀旁建彌陀寺。
道光12年(1832)	張丙起事，攻北港街，未克。
道光17年(1837)	朝天宮重修，王得祿獻匾及鐘鼓。
道光28年(1848)	北港、南港街民合力擴建水仙宮。
道光30年(1850)	朝天宮僧從悉任鹿港城隍廟住持。
咸豐 5年(1855)	王朝綸、蔡如璋等發起重修朝天宮。
同治元年(1862)	嚴辦攻北港，居民卜戰吉。
同治 5年(1866)	合祀嚴辦之亂義勇36人於義民祠。
光緒14年(1888)	光緒帝頒「慈雲灑潤」匾。
光緒20年(1894)	北港大火，朝天宮拜亭等受波及。
光緒31年(1905)	大地震，大殿亦破損，區長蔡然標發起重建，至民國元年竣工。
民國10年(1921)	朝天宮成立管理委員會。
民國12年(1923)	住持頓超、松茂相繼圓寂，改聘台南竹溪寺眼睜師為住持。

水路要津 發展迅速

諺云：「一府二笨」，府爲清代郡治（今臺南市），笨爲諸羅分縣（其地可見下文）。此語通行民間，比較「一府，二鹿，三艋舺」尤早，可知清代笨港地方，比較彰化縣屬之鹿港，淡水廳屬之艋舺，發展爲早。

笨港十七世紀荷人所繪地圖均稱Ponkan。當時，附近有Voborlangh等社土人，時常出沒其地。所謂Ponkan當屬土語，而閩粵移民呼爲笨港，則爲音譯也。臺南市人盧嘉興，近著：「臺灣西部海岸線之演變」，有附一圖，據其考證，昔之笨港在今之北港一帶，其地瀕臨大海。天啓元年（西曆一六二一年），泉人顏思齊率鄭芝龍等，由日本入據臺灣，即從此登陸。又荷人侵佔臺灣以後，崇禎間，分由水陸二路，大舉進攻Voborlangh，舟師亦從此地登陸。可見清克臺灣以前，笨港已爲一大港口，至清領有臺灣，其地仍爲水路一大要津，故府而外，比較他地發展尤速。

移民入墾 商業繁榮

康熙二十二年，清將臺灣收入版圖，初置一府，三縣。府曰臺灣，縣曰：臺灣，鳳山，諸羅。其中諸羅最爲遼闊，南自新港，北至大雞籠，皆其疆域。地大人稀，閩粵移民，趨之如鶩，而隨墾務之進展，聚落漸增。康熙五十六年，全縣已有四里、九保、九庄，而稱井水港、鹿仔草、龜佛山、南世竹、大坵田、龜仔港、大小棟榔、土獅仔、北新等爲諸羅外九庄；笨港即在外九庄內也。

相傳康熙四年以前，即嗣王鄭經時代，已有泉人許友儀、許源興、許盛心等人，入墾於先，漳人林天生、林萬福、林浮意等入墾於後。然而笨港之發達，不在於墾務之進展，實在於水上交通之發達。「諸羅縣志」謂：「笨港：商船輳集，載五穀貨物」。據「赤嵌筆談」所載，當時近海港口，哨船可入者，只鹿耳門及南路之打狗港，北路之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等處。如笨港比鄰之猴樹港、海豐港、二林港、三林港、鹿子港……則僅可通杉板船而已。鹿仔港，潮長時，大船雖然可至內線，但不能抵港，外線水退時，去口十餘里，故不知港路不敢出入，而地方之發展，亦比笨港爲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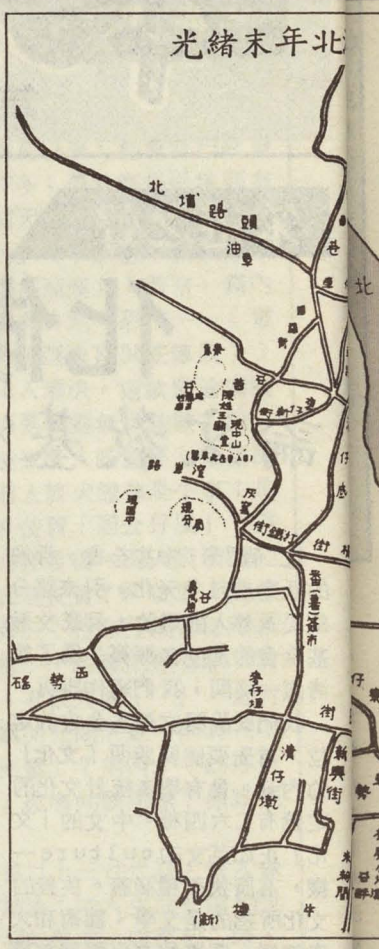
據「諸羅縣志」所列，當時之外九庄，經已建立土獅仔、猴樹港、井水港等街；大奎壁庄經已建立鹽水港街，但是商賈之輳集及市面之繁榮，亦皆不及於笨港街。同志笨港項下謂：「臺屬近海市鎮，此爲最大」，當非過譽。且自康熙五十五年，該地居民即已公立一座公館，除供應往來旅客投宿外，並在無事之時，會集子弟，宣諭聖訓，或申明條約，以維地方安寧。按公館即古之驛亭，同志有謂：當時「由郡治北至雞籠，要投宿之店，唯茅港尾，笨港新設二公館，行人借宿庄社，有露處者，文武衙門差遣往來，悉主於保長通事塘汛，入門則酒食相餉；開臺以來，相沿爲例，不必需索也。保長通事之供億既煩，自不得不有所科歛，塘汛目兵，餉饑糊口，于是有開賭放頭，攫金以供使客者。」公館之設，雖可革除此弊，然因往來頻繁，難無奸宄跳樑，是時定制只有千把一員，步戰守兵五十五名，戰船一隻，分防笨港及猴樹港二汛，縣令營守，均在諸羅，知縣周鍾瑄，擬將巡檢，移設笨港，因歸治未久，經營衙署，財匱力絀而罷。

雍正元年，新設彰化、淡化二縣廳。九年各縣廳再增設縣丞一員，諸羅縣馮盡喜，始將縣丞，設於笨港，而將巡檢，移設於淡水港，以稽查地方及出入船隻。

首任縣丞胡光祖，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初將分縣衙署置於磚仔窯。其地今已無考，或在今本鎮東，西勢寮一帶，亦未可知。至雍正十二年，再將衙署移建於坂頭厝，遺址在今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

港口淤淺 笨溪南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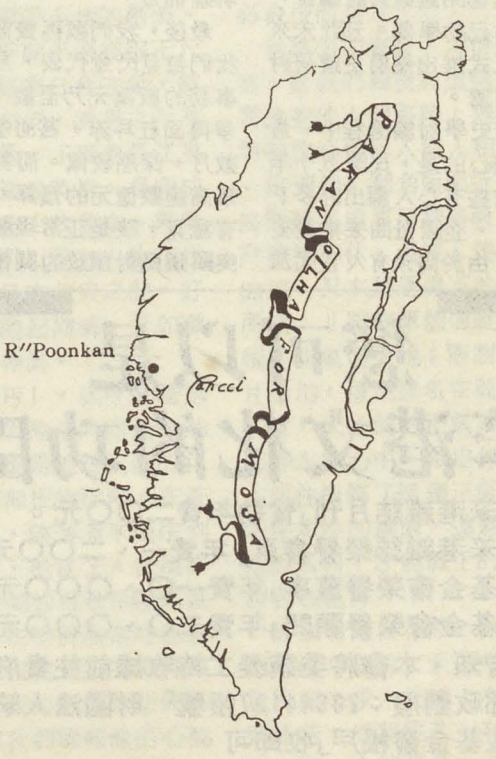
未幾，笨港港口逐漸淤淺，乾隆六年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有謂：「四邑海道可通大船者，鹿耳門外，尚有鳳山之打狗及東港，彰化之上淡水，然皆不及臺之鹿耳門。其餘若南路之蕭港，北路之鹽水港、笨港、海豐港、鹿仔港……凡十二處，而笨港並有小港，通鹿耳門……然皆狹窄，僅可通小舟而已。」乾隆十五年七月（?）大風雨，笨溪泛濫，溪道南移，將笨港街衝斷，西入於海，原有之笨港街，遂劃分爲二。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重修：「臺灣府志」，謂：「笨港街，距縣三十里，南屬打貓保，北屬大槺榔保。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舟車輻湊，百貨駢闐，俗稱小臺灣。」所謂：「南街」即「笨南街」，「北街」即「笨北街」。可見笨港劃分二街初時，市肆仍甚繁榮，而有「小臺灣」之稱。



笨溪南移以後，港道雖有變化，但未失去港口機能，故船隻之出入仍多，惟已不及鹿子港之盛矣。朱景英於「海東札記」，有記乾隆三十四一六年之郡境港澳曰：

「郡境通海之處各有港澳。定例只許廈門，鹿耳門商船往來。此外，臺灣縣有大港，鳳山縣有茄藤港、打鼓港、東港。諸羅縣有蠻港（按蚊港）、笨港猴樹港。彰化縣有海豐港、二林港、鹿子港、水裡港。淡水廳有蓬山港、中港、後壠港、南嵌港、八里岔港，凡十有七港，均爲郡境小船出入販運其中，各設官守之。笨港列肆頗盛，土人有南港、北港之稱，大船間有至者。鹿子港則

十七世紀台灣島圖



編者的話：

本文錄自民國56年出版的「北港朝天宮志」，作者爲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廖漢臣先生。廖先生，台北萬華人。本從事文藝工作，後來轉入民俗及文獻工作。五十年代先生爲調查朝天宮史蹟及古笨港遺址，頻臨北港。應當時管理者王吟貴先生邀請，撰成第一本正式的「朝天宮志」。本志考訂謹愼，其信實可靠，非他廟草率杜撰，僞言編造的簡介所能及。

廖先生逝世倏忽將屆十二週年，本會史學組同仁在研討中，重睹是書，念及他廟，視信徒爲牟利工具，爲了自抬身價，一再扭曲史實，手段卑劣，實在令識者感慨。

爲紀念廖漢臣先生對笨港史學所作的貢獻，茲選錄該志第二篇第二節「笨港之今昔」文題則改爲「笨港溯往」以符內容。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笨港溯往

翻開笨港滄桑史

口廖漢臣

北港偶拾

陳俊豪

一、基金會

第一次走進文教基金會，其實是爲了經濟因素：活動中心請了施寄青來演講，演講費加上交通、食宿，算下去眞不得了，要是基金會也辦它一場，兩邊都划算多了。後來多走幾回，才漸漸了解原來除了利益之外，共同的理念才是基金會吸引我的地方。身爲北港唯一大學的學生，我知道我們有責任爲這片土地盡分心力。中國醫藥學院北港分部成立五年來，這次學生們第一次走出校園參與康乃馨之夜的演出工作，就是我們讓理念成爲行動的開始。

基金會每天都有許多人進進出出，編刊物、整資料，他們有的是學生，有的有自己的事業，但都義務地幫助基金會的運作，大夥都感覺到，北港除了宗教之外，還需要更多的文化，而基金會就是這樣一塊讓大家共同努力的園地。

二、北大

媽祖醫院後面那幾棟赭紅色的建築，對許多北港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地方，大概除了三雅老闆這類人物感覺得到從裏頭源源流出的營業額之外，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存在的事實。

裏頭的學生習慣叫它「北大」，因爲好歹也是北港唯一的大學；不過和那個以學術風氣，自由精神聞名的「北大」比起來，這裏可就差太多了：全台灣像這種沒有學生代表會組織、男生宿舍實施門禁的所謂「大學」還眞是屈指可數咧！連宿舍裝個電話還要由學生交的課外活動費支出呢！而北港鄉親們，你們看到的那些在大飛龍前圍觀，在電動玩具店裏廝混，在租書店一帶就是十幾本「城市獵人」的那些好像頗斯文的學生大概就是這裏出去的呢！你要是有空來他們宿舍裏頭看看，除了那些好像沒很用功唸過的教科書之外，你找得到不多別的大學生看的赫塞、卡繆，但却找得到一堆撲克牌、麻將，還有大富翁呢！鄉親們，你以爲這是「大學」嗎？

媽祖娘娘啊！妳可得保佑妳的信徒捐出來的會是所像樣的學校哦！

三、月河

前些天在報上看到北港溪污染嚴重的報導，不禁失笑……

屬於台北的孩子來到北港，起先總會咒罵幾句「偏僻地方」；在蟲聲蛙鳴相伴的夜晚，却又忍不住讚嘆：「這裏的星星比台北多！」許多醫藥學院的學生都是偶然地來到這金波萬頃的靜河，感受到那屬於夜神的美。他們口耳相傳，你終於在北港溪畔的晚上偶然發現成雙成對相擁的情侶、三五成群高談濶論的知交。在不見污染的時刻，這兒永遠是屬於他們的情河。

於是你輕輕唱起「弟凡內早餐」的那首「月河」：「我們將追隨彩虹，一同期待—我誠摯的朋友—月河。」

地方新聞集錦

揭開歷史眞相 基金會邀請奉天宮辯論

由於新港奉天宮重提：「北港不是古笨港，笨港早已全部被洪水所毀滅。」並揚稱奉天宮建廟史早於朝天宮。本基金會史蹟文物組對此深表不滿，認爲已嚴重扭曲史實，因而邀請奉天宮針對「笨港毀滅論」及「誰是笨港天妃宮正統」等兩大議題，舉行一次公開辯論會。

而奉天宮則將此事委由新港文教基金會來辦，希望雙方基金會能就學術立場，來還歷史眞實的面目。不過至今新港方面仍無具體回應。

北港陣頭府城遶境 一甲子濶別重修舊好

因爲「正三媽」之爭，而斷絕有一甲子之久的北港朝天宮抵台南遶境活動，於今年台南天后宮的廟會，雙方再度接觸，北港金聲順開路陣頭在台南爲期兩天的活動中，受到熱烈招待。濶別六十年，北港陣頭又踏上府城，爲古都增添宗教情趣。

關心鎭政有罪嗎？ 本刊評論鎭長不悅

本刊社論上期針對位於北港黃金地段的兒童樂園土地標售案提出管見後，引起鎭公所強烈不滿。鎭長詹春泉表示：他一直以企業經營的態度來主持鎭政，鼓勵財團前來投資以繁榮地方；他懷疑文教基金會「多管閒事」，是否有意製造地方派系，以打擊鎭政推展。

基金會及本刊編輯同仁則一致以爲：北港人關心北港事乃天經地義的事，爲政者宜察納雅言，不可動不動就以「陰謀篇」亂扣帽子。並希望全體鎭民應本熱愛鄉土的心，對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投以最多的關注，爲後代子孫的幸福奠下永世不移的基業。

北港溪污染名列全省第三 地方人士亟盼整治沈疴

原爲全省排行污染榜首的北港溪，日前經環保署公佈爲今年度第三名。儘管名次退居第三，但沿線的養殖業者表示：污染情形並未改善，只不過其他溪流污染程度追過北港溪而已！他們引水養殖時，已被迫採行層層過濾裝置。但衞生局却表示：有九成工廠已納入管理，至於畜牧業則在作業上仍有困難。

中央市場改絃更張 鎭所計劃由民間開發

已焚燬三年的中央市場，至今仍是一片廢墟。今年朝天宮因香客人數太多，廟方在市場內搭設臨時的「香客營」供信徒休息。

鎭公所爲早日重建，也初步決定廢除原有以貸款整建的方案，改交由民間開發。計劃地下開闢三層，一、二層供作停車場，第三層則爲小吃中心；地面一、二樓則容納原有市場的攤販，建物四周爲商店。

出入，無照客民，偷渡來臺灣者，多在各處小港登岸。」

「明清史料」戊篇第二本，又有收錄乾隆末年臺灣總兵奎林及臺灣道萬鍾傑之奏疏曰：

「據嘉義縣笨港汛並千總陳藝，會同縣丞孟李維瀛　稟稱：在笨港拿獲偷渡客民沈堯等二十七名，現在親押赴郡。又據安平協孫全謀稟報：海豐港汛弁陳添稟稱：口巡兵丁孫振揚、方茶巡至本汛以南十數里外，見有客民三、四十人，由海道僻路向笨港路去。……孫振揚即□□汛稟報，該外委即帶兵十名，趕至□□□□□□□，陳藝，李縣丞盤獲，該外委隨帶兵丁幫同解□等情。……」

後經奎林等之審訊，判明私渡客民，多在海豐港南僻靜之處登陸，潛入笨港，可見笨港亦爲一重要私渡港口，因此居民之增加甚速。按：乾隆年間，閩粵移民最多，人口增加亦速。乾隆六年，諸羅縣有四里、七保、十七庄，至乾隆二十九年，已增闢爲三十九保，一庄。原大崙榔保，至此亦劃分爲東西二保，而將笨港街撥歸於大崙榔東保管轄矣。

然因溪流改道，地勢變化，笨港南街之繁榮，漸被笨港北街所奪，加以漳泉兩籍居民，各分畛域，時相毆鬪，以致南街居民漸散，市面漸呈蕭條。

漳泉械鬥 北盛南衰

漳泉械鬪，起於何時雖然不詳，其因似因溪流改道，海岸線向西伸長，南街之溪床漸漸淤淺，北街之溪床漸漸加深，船隻漸集於北街起卸貨物，故商賈漸聚於北街，而因爭奪碼頭之利，漳泉二籍居民，漸漸失和，迨至林爽文倡亂前後，受漳泉械鬪之波及，二籍居民遂起毆鬪。據鎭公所建設課長陳家湖言：其遷臺第三代祖先陳嘉清，曾因避亂，五歲時隨母移居海口，至十八歲婚後，再遷回北街居住。按：陳嘉清是出生於嘉慶辛酉年，五歲時當在嘉慶乙丑年，可見嘉慶十年，械鬪猶熾。

因此，漳泉兩籍殷戶，紛紛徙居，泉籍殷戶，徙於北港，漳籍殷戶徙於南港東方之麻園寮，建立一街；而稱南港爲舊南港，麻園寮爲新南港。笨北港則仍其稱。今南港村警察派出所藏「須知簿」謂：「笨港之改稱舊南港，乃自嘉慶二十年」，可見未確。

嘉慶水患 貿易仍盛

嘉慶間，風雨爲災，濁水溪水（俗稱烏水）氾濫，舊南港街被害尤烈，祠廟民家破壞無數，人畜傷亡，不知凡幾，因此金正順、金合順、金晉順等郊商，雖尚存在，市面已頗式。今南港村之水仙宮，乃因洪水傾圮，移建現址者。廟中有立石詳記重建經緯，並列捐款名單，其中，捐款人：新南港十八人、舊南港十一人，笨港北街七二人，可見笨北港多於舊南港約七倍，亦多於新南港約三倍。金額，新南港二〇五元，舊南港六六元，笨港北街五三六元，可見笨港北街多於舊南港八倍以上，亦多於新南港二倍以上。

1.個人之捐款：人數笨港北街多於新、舊南港；平均金額則多於新南港而少於舊南港，可見個人之財富笨北港勝於新南港而遜於舊南港。

2.店舖之捐款，店數笨港北街多於舊南港七倍，亦多於新南港四倍以上。平均金額，郊爲集體捐款及油車行爲小工業不計外，笨北港之金額，亦比新、舊南港爲多。

按：該碑雖立於道光庚戌年，實重建於嘉慶甲戌年間，可見嘉慶十九年，北港之商工業之發展，已凌駕於新、舊南港。

時，北鄰之鹿仔港已闢爲正口，例禁益嚴，然猶有彰仔、三板頭等小船，乘南風時，逕渡廈門、泉州，或金、廈等地商船，載運布類等物來港銷售。道光初，西部海岸線不斷變化，猴樹港一時變爲笨港之港口，此時亦漸淤塞而距猴樹港北方十五清里，有二道沙線，內匯爲湖，上下三十餘清里，分爲上下二湖，上湖稱五條港，下湖稱樹苓湖，五條港屬鹿港，樹苓湖屬笨港。道光二十年間，水深一丈七、八尺，商船多在樹苓湖停泊，以小船載運客貨，始能到達南、北港。但至道光二十七年，小舟入港，行二十餘里，即因水淺不能再行，故多改用竹筏，轉運貨物。

而自嘉慶八年大雨，濁水溪與清水溪合流，下游之北港溪氾濫，南港慘遭蹂躪以後，道光咸豐之間，風雨頻仍，濁水溪與清水溪，時合時離，下游之北港溪受其影響，亦不斷氾濫，北岸漸被曲流侵襲，崩潰溪中，北港亦屢蒙其災。但因商業發達，居民不肯遷避，故至光緒年間，闤闠依然甚盛。光緒二十年，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有記云：

「北港街，即笨港，因在港之北，故名北港，東西南北共分八街、烟戶七千餘家。郊行林立，塵市毘連。金、廈、南澳、安邊；澎湖商船，經常由內地載運布疋、洋油、雜貨、花金等項，來港銷售；轉販米石、芝蔴、青糖、白豆出口。又有竹筏爲洋商儧運樟腦前赴安平，轉儧輪船運往香港等處。百物駢集，六時成市，貿易之盛，爲雲邑冠，俗人呼爲小臺灣焉。」

此時，港道南淺北深，小潮之日（月之初三至初八）有各行駁船及澎湖，安邊船隻，照常行駛。大潮之日（月之十八至二十三日），時有大船進港。而北鄰之海豐港尙深，常有大船出入，但是麥寮無大郊行，均來北港交易。故至日本侵臺之時，北港雖然仍甚繁榮，南港則疲敝不堪，烟戶僅存百餘，光復以來，又常罹水災，沿岸加速崩陷，故近爲築堤，且不得不舉村遷移他處矣。